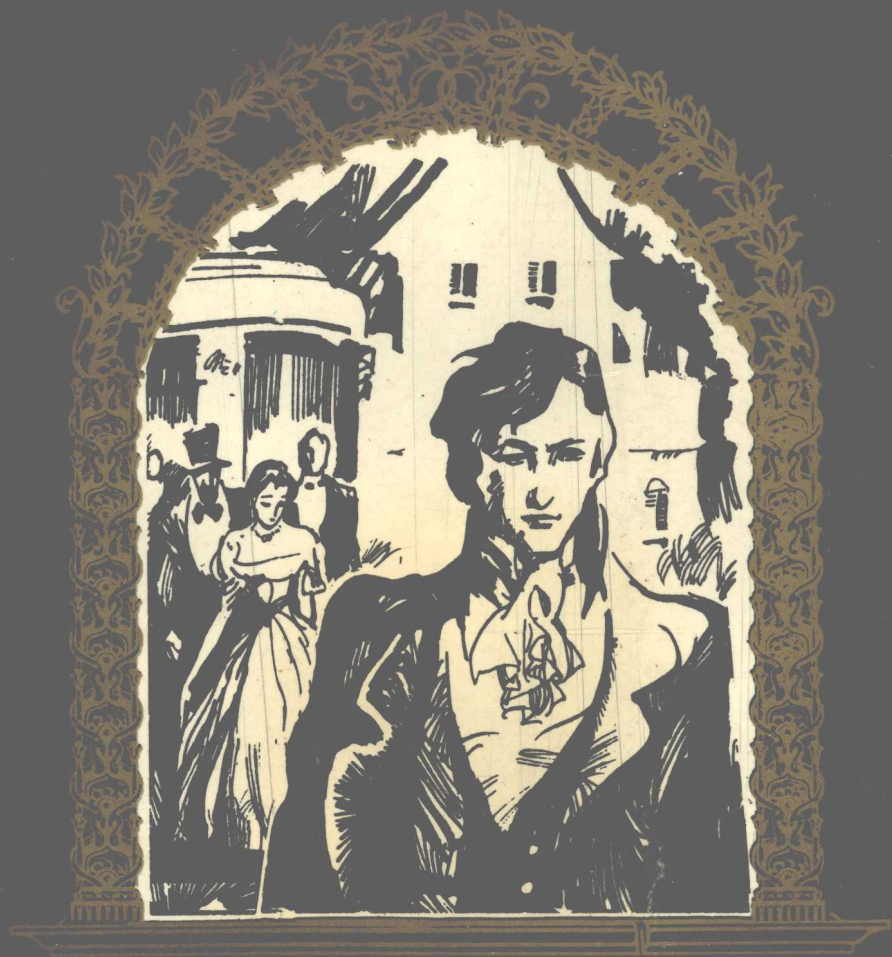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小说精选

世界名著珍藏本 ZHEN CANG BEN



初恋

贵州人民出版社

初恋

黄伟经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84476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龙光沛 戴美莹

封面设计 史 宓

初 恋

黄伟经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12 印张 300 千字 6 插图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22,700—37,700

ISBN7—221—03413—3/I·573

定价:(平)9.80 元

(精)13.50 元

爱的播种者

黄伟经

人类有没有永恒之爱？

十九世纪第一个享誉欧洲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一首散文诗里这样写道：“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盛。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他以自己的不朽作品表明：爱应该与人类同在。人类不能没有爱；假如人类没有了爱，人类社会就将变得一片混沌，就将变得非常可怕，甚至趋于灭亡……

我以为，对人类充满爱的思想，象一根金线那样贯串着屠格涅夫的所有作品。诚然，爱总是具体的：爱祖国，爱所有劳动者，爱绚丽的大自然，爱生活中一切真的、美的、善的东西——这种高尚的、积极向上的爱的思想感情，洋溢在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之中，就象永不凋败的花朵，散发着芬芳，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吸引、感动、陶冶着万千读者。可以说，正是这个给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留下众多优秀作品的屠格涅夫，既是人类永恒之爱的热情讴歌者，又是它的辛勤播种者。

屠格涅夫的爱，有明显的倾向性。他的爱，决不是某些人所谓包括“爱仇敌”在内的那种滥爱。屠格涅夫跟他的晚辈朋友、同时代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一样，他的爱充满人道

主义精神，他的作品始终站在一切被压迫、被损害、被凌辱的弱小者和不幸者一边，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与怜悯。在屠格涅夫生活的时代，受压迫、受损害与受凌辱最为深重的，就是农奴和女性。正是他们和她们，得到屠格涅夫的厚爱。这些被当作“会说话的牲口”的农奴和被视作为男人的附属品与玩物的女人，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恢复了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作家对他（她）们的种种非人的生活 and 不幸遭遇充满同情，以饱含怜爱的笔触，热情地描绘他们善良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热烈地赞美她们对纯洁、高尚的爱情，幸福的生活与美好的理想的追求和向往。我认为，这也就是屠格涅夫与他同时代的好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相比要显得高出一头的地方。

反之，对当时的“社会主人”——那些自命不凡、实际上极其贪婪虚伪的贵族，对一切压迫者、罪恶制造者和寄生虫，屠格涅夫却是怀着十分憎恨、鄙视的心情，剖析他们，深刻地揭露、讽刺、鞭挞他们。但作家对他们的挞伐，并不是理性观念的图解，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细腻入微的直观的形象描写，让他们以自己的声音容貌、一言一动去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丑恶。我以为，屠格涅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观察人情世态，他那化平淡为神奇，从琐细事物里提炼、概括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于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见典型环境的创作方法，一句话，他反映时代生活与塑造人物形象的高超的艺术技巧，乃是他的作品具有巨大魅力，能与世永垂的根本所在。

屠格涅夫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以火一般炽烈的感情，诗一般的文字，抒发他对自己的祖国俄罗斯的热爱。他在长篇小说《罗亭》中说的那句话：“俄罗斯可以没有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照样存在下去，可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却不可以没有俄罗斯。”和他

那格言式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成了俄罗斯人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共同语言。至于屠格涅夫对大自然风光的酷爱，并以生花妙笔描绘出的一幅幅瑰奇动人的画卷，而在世界文坛享有“风景画大师”的盛誉，更是众所周知，毋需赘言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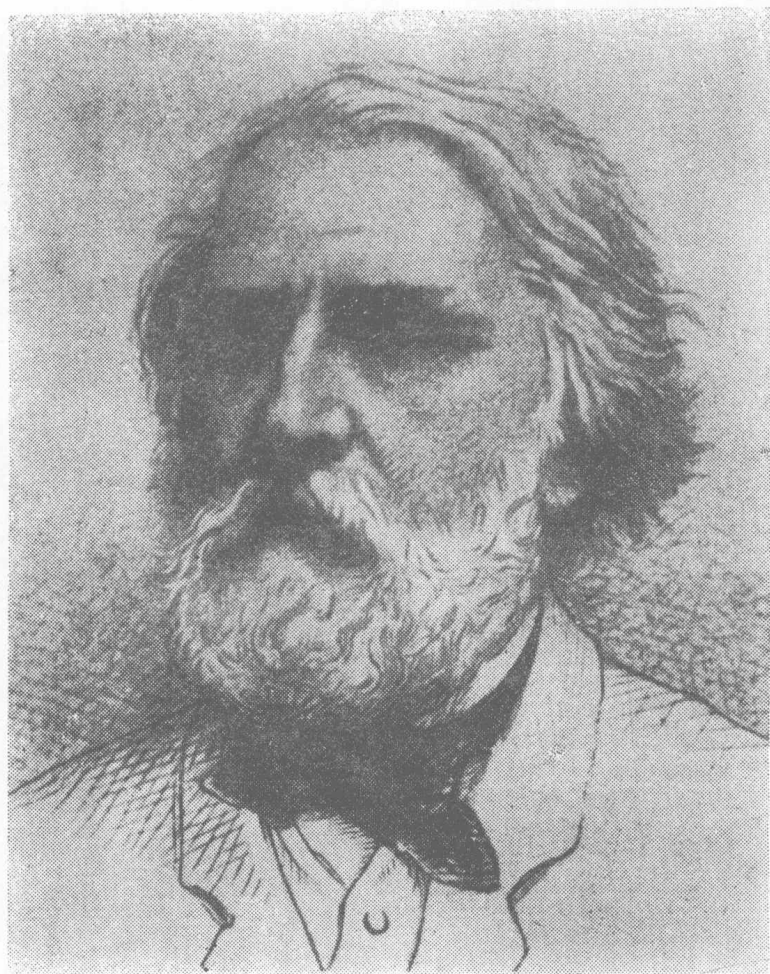
当然，屠格涅夫作为一个向往西欧式的进步与自由的俄国贵族作家，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他的世界观的烙印和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收入本集的拙译十一个中、短篇小说，选有屠格涅夫从事文学创作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作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体领略到屠格涅夫小说的一般特点、风格。

屠格涅夫晚年曾受到一个无耻文人的攻击、污蔑。为此，他写了《爬虫》和《作家与评论家》两首著名散文诗，形象地痛斥了这个无耻之尤，并且说，作家的作品如果能够流传半个世纪，他就已经够满足了。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诋毁屠格涅夫的小丑早已灰飞烟灭，而屠格涅夫的作品呢，却仍然在广为传播，继续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读者。

恨那应恨的，正是为了爱那应爱的，那么，爱和恨都该是不朽的。爱的播种者，将与他的作品一起不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写于番禺宾馆



伊·谢·屠格涅夫
(1818—1883年)

目 次

爱的播种者	黄伟经
初 恋	(1)
磨坊主妇	(82)
卡拉塔耶夫	(96)
县镇医生	(115)
她和她的侄儿	(125)
约 会	(139)
卡西亚	(150)
阿 霞	(172)
一个不幸的女郎	(228)
没 落	(324)
活干尸	(362)

初 恋

献给帕·瓦·安年科夫^①

客人们早已先后散去了。钟响过了十二点半。屋子里只剩下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以及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主人按了一下铃，吩咐仆人收拾吃剩的晚餐。

“那么，这件事就算确定下来啦，”他一边说着，一边更贴紧地靠坐在安乐椅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我们每个人都要讲一讲自己初恋的经过。您先讲吧，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脸蛋儿丰满的小胖子，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他先看了看主人，然后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并没有初恋过，”他终于说道，“我干干脆脆一开始就是第二次恋爱。”

“这是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当我十八岁时，第一次追求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可是，就在我竭力讨好她的时候，这事对我也好象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就跟后来我向别的女人献殷勤时的感觉一样。说实在的，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爱是在我六岁的时候，爱上的是我的奶妈；但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和她之间关系的详细情节已经从我

^① 帕·瓦·安年科夫(1812或1813—1887年)，俄国文学评论家、回忆录作者，屠格涅夫的好友。他曾第一次根据科学原则为俄国伟大诗人亚·谢·普希金的著作的出版做过筹备工作。

的记忆中消失了，即使我还记得它们，这又能使谁感兴趣呢？”

“那么，怎么办呢？”主人开口道。“我的初恋也没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认识我现在的妻子安娜·伊万诺夫娜以前，我从来还没有爱上过什么人。——我们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父辈把我们缀合在一起，我们很快就彼此相爱起来，毫不拖延就结了婚。我的故事用两句话就讲完了，老实说，先生们，我提出‘初恋’的问题，就是希望你们，希望你们这些年纪说不上老、但也并不年轻的独身汉。您是不是随便讲点什么让我们开开心呢，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

“我的初恋的确属于并不十分平凡，”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有些嗫嚅地回答说，他是个约莫四十岁的人，黑头发中间已经夹杂着银丝。

“哦！”主人和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同声道。“那太好啦……您就说吧。”

“好吧……不不：我不会说话；我不是善于讲故事的人。我会讲得又短又干巴巴，或者讲得既冗长又不自然。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就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都写下来，写在一本笔记本里——然后念给你们听。”

朋友们起初不同意，但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又相聚在一起，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这就是他的笔记本里写的故事：

—

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夏天。那时我已经十六岁。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里 他们在涅斯库奇尼公园^① 对面的

① 涅斯库奇尼公园，意译为“无愁园”，是帝俄时代莫斯科最美的公园。

卡卢日斯城门附近租了一座别墅。我正在准备上大学,不过我不用功,也不着急。

任何人也没有限制我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尤其是自从我离开我的最后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以后。这个法国人一想到他“象一颗炮弹那样”(Comme une bombe^①)落到了俄国,就怎么也住不惯,脸上总带着一种冷酷的神情,整天整日闲躺在床上。父亲对我漠不关心,但温和;母亲几乎没有理我,虽然她除了我,再没有子女;对其他一些事情的忧虑吞没了她的心。我父亲当时还年轻,也很漂亮,为了财产上得到好处,才同我母亲结了婚:她比他大十岁。我母亲过着忧郁的生活:她老是容易烦躁,多疑,生气——但是又不敢在我父亲面前表露出来;她非常怕他,他却保持着森严、冷淡、疏远的态度……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文雅、镇静,更自信,也更独断独行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别墅度过的头几个星期。天气非常好;五月九日,就是尼古拉^②节那天,我们从城里搬了出来。我有时在我们别墅的花园里散步,有时到涅斯库奇尼公园走一走,有时出城门去蹓跶;我总随身带着随便一本书——比如带上凯达诺夫^③编的课本,——不过,我很少去翻开它;我比较多的倒是大声朗读一些诗,我能记住背得出很多诗;那时候我的血液在沸腾,我心里烦闷——是这么一种甜滋滋的、莫名其妙的烦闷。我总是在期待着某种东西,又总是对某种东西感到胆怯,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我整个身心都准备好了去迎接什么。常常闪出想入非非的念头,而且总围绕着一样的想象迅速地转来转去,就象燕子在朝霞中绕着

① 法语:象一颗炮弹那样。

② 据说,圣尼古拉是早期基督教圣人。

③ 伊·科·凯达诺夫(1780—1843年),历史教员,于1811—1816年任俄国皇村高等法政学校(即普希金的母校)的教授,编写过许多俄国通史方面的教科书。

钟楼飞来飞去那样。我经常在沉思，发愁，甚至掉眼泪，然而在眼泪里，在有时被音调谐和的诗句、有时被傍晚的美所引起的忧愁中，一个年轻、正在沸腾着的生命的欢乐感情，就象春草那样在滋长起来。

我有一匹骏马，我经常亲自给它备上鞍，就骑着它独自一个人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我纵马疾驰而去，把自己设想为比武场上的一名骑士——风在我耳边吹得多么欢快啊！——或是仰起脸望着天空，把它那辉耀着的光和蔚蓝的色彩吸收到我敞开的心灵里来。

记得那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连大概的轮廓也从来还没有在我的脑子里闪现过。可是，在我所想到的一切东西里边，在我所感觉到的一切东西当中，已经隐藏着一种半意识的、羞答答的预感——一种新鲜的、说不出来的女性的预感。

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深透到我的全身：我跟它息息相通，它顺着每一滴血流遍我所有的血管……它已经注定很快会发生。

我们的别墅是一座木质结构、派头阔绰的住宅，有柱廊和两间低矮的厢房；左边的厢房里，开了一个做廉价糊墙纸的小工场……我不止一次跑到那里去观看，十来个身体干瘦、面容憔悴、头发蓬乱、穿着沾满油污的长衫的孩子不时地怎样跳到压着矩形印刷板的木杠杆上，他们就这样以自己孱弱身体的重量，把糊墙纸五颜六色的花纹压印出来。右边的厢房还空着，也准备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以后约莫过了三个星期——这间厢房窗子上的护窗板打开了，窗口露出女人们的脸——有一家人搬到里边住了。记得就在那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母亲向管家打听，我们的邻居是什么人，她听到扎谢金娜公爵夫人的姓氏之后，先是不无一些尊敬地说道：“啊！公爵夫人……”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大概是个挺穷的。”

“他们是乘三辆出租载客的马车来的，太太，”管家一边说，一边恭恭敬敬地端来一盘菜，“他们没有自己的马车，也没有多少家

具。”

“可不是，”母亲不以为然道，“那反而倒好一些。”

父亲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她就不再作声。

的确，扎谢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她所租的厢房是那么破旧，而且又小又矮，哪怕多少有点钱的人都不会同意搬到里边去住。不过，当时我听过这一切之后就忘了。公爵的尊称对我起的作用甚小：不久以前我已经读过席勒的《强盗》^①。

二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傍晚带上一支火枪，沿着我们的花园游荡，守候乌鸦。对这种小心眼的、狡猾的、凶猛的鸟，我从来都感到可恨。正是我所谈到的那一天，我照常到花园里去——可是，我徒劳地走遍了所有的林间小径（乌鸦已经认得我，它们只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呱呱叫几声），偶然地走到了那道正把我们的花园跟右边厢房后面而属厢房范围的一块狭长的园地隔开的低矮栏栅前边。我低着头走着。突然间我仿佛听到有人声；我朝栏栅那边望去——我于是一下子呆住了……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

在离我几步远的林边草地上，绿色的马林果^②灌木丛中，站着一位高高的、体态又匀称又美丽的姑娘，穿着一件有条纹的粉红连衫裙，头上披着一块白头帕；她的周围聚着四个年轻人，她用那一小把我叫不出名字、可是孩子们却很熟悉的灰色小花儿，轮流地敲打着他们的前额。这些小花儿的形状象一个个小小的袋子，不管它们打到什么硬东西上面，就带着啪啪的响声张裂开来。几个年轻人

① 约翰·席勒(1759—1805年)，德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强盗》是席勒十八岁时着手秘密写作的剧本，于一七八一年出版。席勒在这个剧本中大声疾呼“反抗暴君”，热情地讴歌了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

② 马林果，又名悬钩子。

都那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前额凑拢过去，而在姑娘的动作中（我只看见她的侧面），有那么一种迷人的，命令式的，令人愉快、含有嘲弄意味而又亲切动人的东西，叫我惊奇、兴奋得差点儿喊出来，我想只要这些使人神往的手指碰一下我的前额，我愿意马上抛弃世上的一切。我的火枪滑落到了草地上，我把一切全忘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姑娘那又匀称又娇美的体态，颈部，美丽的手，白头帕下面稍微有些散乱的淡黄色头发；望着她那半开半闭的、非常灵慧的眼睛，那些睫毛，以及睫毛下边的娇嫩的脸颊……

“年轻人，喂，年轻人，”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大声说，“难道可以这样地望着素不相识的人家的小姐吗？”

我大吃一惊，我愣住了……在我近旁的栏栅后边，站着一个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他正在以耻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就在这刹那间，姑娘朝我转过脸来……我在她那张灵活的、生气勃勃的脸上看到了一对灰色的大眼睛——接着，她那整个面庞忽然开始活动，她笑了起来，洁白的牙齿闪现了一下，眉毛也有点儿开心地抬了起来……我面烧耳热，一把抓起地上的火枪，就在一阵响亮的、但是并非恶意的哈哈笑声中逃回自己房间，扑到床上，两只手蒙住脸。我的心实在跳得厉害；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愉快：我感到一种从所未有的激动。

我休息以后，梳好头发，把身上收拾干净就下楼去喝茶了。年轻姑娘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心里已经不再乱跳，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总叫人愉快地感到有点儿紧张。

“你怎么啦？”父亲忽然问我说，“打到了乌鸦？”

我原想把一切都给他说，可是我忍住了，只是暗自笑了笑。躺下睡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一只脚站着旋转了三圈，把头发抹了油，躺下后，整夜都睡得死人一样。临天亮时我醒过一会儿，我稍微抬起头，非常高兴地向自己四周看了看——随即又睡着了。

三

“怎样才能跟他们认识呢？”早晨我一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这么想。喝早茶以前，我到花园去了，但是我没有向栏栅那儿走得更近些，也没有看见什么人。喝过早茶后，我沿着别墅前边的一条街路散步，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我又远远地望了望那厢房的窗户……。我觉得好象她的脸就躲在窗帘后面，我于是惊慌地赶快走开去。“然而，我应该认识她呀，”我一边顺着展现在涅斯库奇尼公园前边的那片沙土坪地上心不在焉地来回走着，一边想道，“可是，怎样认识呢？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起昨天碰见时的一些最微小的情节：我不知道因为什么特别清楚地记得，她对我的那一笑……。但是，当我正在着急和正在想着各种办法的时候，命运已经给我安排定了。

正当我不在家时，母亲收到自己的新邻居一封用灰色纸写的、以褐色火漆印封住的信，那种火漆只在邮局的通知单上以及廉价的烧酒瓶塞上才有人使用。在这封用欠通的语言和潦草的笔迹写的信里，公爵夫人请求我母亲尽可能给她帮助。据公爵夫人说，我母亲跟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很熟，而她和她的孩子们的命运就要靠那些有势力的人物来决定，因为她有一些非常要紧的诉讼纠纷。“作为一个贵夫人，我向您，向另一个贵夫人请求，在此情况下我很高兴能利用这种机会。”^① 在信的结尾，她请求我母亲允许她来拜访。我看见母亲心情不愉快：父亲不在家，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不答复“贵夫人”，而且还是个公爵夫人，是很不礼貌的，但怎样答复呢——母亲感到为难。她觉得用法文写封便函不合适，而用俄文来写，母亲自己又不很在行——她知道这一点——也不想让自己

^① 这句话原文在俄语语法和单词字母的书写上都有明显的错误，但译成中文很难表达出来。

丢脸。她见我回来了感到高兴，立即吩咐我到公爵夫人那儿去一趟，口头向她解释一下，就说我母亲随时愿意为她公爵夫人尽力效劳，请她下午一点钟光临我们家。我的秘密心愿出乎意料地迅速实现，使我惊喜交集。不过，我没有露出我内心激动的情绪——就先跑回自己房间，系上一条新领带，穿上常礼服：我在家里还经常穿短上衣和反领衫，虽然我很讨厌穿这些上装。

四

我浑身不由自主地打着冷颤，走进这套小厢房窄小而不整洁的前室时，迎接我的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仆人，他有一张古铜色的忧郁的脸膛，一对闷闷不乐的猪眼一般的眼睛，以及额角上、鬓角边一道道我生来还未见过的那么深的皱纹。他端着一盘啃光了的鲱鱼背脊骨头，一边用一只脚关上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

“您有何贵干？”

“扎谢金娜公爵夫人在家吗？”我问。

“沃尼法季！”门里边一个女人用很尖的声音喊道。

仆人默默地转过身去背朝着我，于是露出他那被磨得很破的仆役制服背部，制服上只有孤零零一颗褪成红褐色的纹章^①钮扣。他把盘子放到地上后，走了进去。

“你上街坊区^②去过吗？”又是那女人的声音在问道。仆人低声含糊地说了句什么话。“什么？……来了什么人？……”又传来她的声音。“隔邻人家的少爷？好，请他进来吧。”

“少爷，请到客厅去，”仆人说道，重新出现在我面前，从地上拿

① 纹章，表示贵族家谱的一种图案。当时，俄国一般世袭贵族家庭都有这些表明自己家谱的纹章。

② 这个街坊区是指四面街道之间的中心街区。

起盘子。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就进“客厅”去。

我不知怎么地走进了一个不大，也不十分整洁的房间，里边只有一些简陋的、好象匆匆忙忙地摆好的家具。在靠近窗口的一张断了一只扶手的圈椅上，坐着一位约莫五十岁、没戴帽子也不好看的妇人，她穿着一套绿色的旧连衫裙，脖颈上围着一条杂色毛线围巾。她那对不大的黑眼睛简直在盯着我。

我走到她跟前，向她点头行礼。

“我可以跟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说句话吗？”

“我就是扎谢金娜公爵夫人，而您是瓦^①先生的儿子吧？”

“是的，太太。我受母亲的委托来见您。”

“请坐下吧。沃尼法季！我的钥匙在哪儿，你没有看见吗？”

我向扎谢金娜太太转达了我母亲对她的来函的答复。她一边细听着我的话，一边用肥胖的赤红的手指从容不迫地不时敲几下窗台；而当我把话说完之后，她又一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好极了；我一定去，”末了她说道。“您还多么年轻呀！请问，您几岁啦？”

“十六岁。”我不由自主地讷讷地回答说。

公爵夫人从衫袋里掏出几张不知写满了什么的、沾有油污的纸，把它们拿到鼻子跟前，接着开始一页页翻阅起来。

“正好的年纪，”她突然一边说，一边坐在椅子上不安定地转动着身子。“您呀，请不要客气。我这儿很随便。”

“太随便了。”我心想道，带有一种不由自己的厌恶感向她那整个难看的身体扫了一眼。

就在这一瞬间，客厅的另一道门一下子敞开了，门槛上站立着我前一天在花园里看见的姑娘。她举起一只手，同时她脸上闪出了

① 即瓦西里耶夫姓氏的简称。